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雜著四

筆語

小宅生順問曰。本邦近代儒風日盛。師及門生。往往服深衣野服等。堂有洙泗之風。然所製者。皆以禮記及朱子家禮。羅氏鶴林玉露等考之。異域殊俗。雖以義興之

而廣狹長短。不便人體。想尺度之品。製法之義。別有所傳乎。願賜教示。

先生答曰。貴國山川人物之秀美。幅員之廣遠。物產之豐盛。自敝邑而外。誠未有與之匹休。惟是文教不足。實爲萬代之可惜。秉鈞當軸者。豈不爲此慮。至若分爲學修身爲二義。僕更爲不解。近代儒風日盛。敢問學行兼優者幾何人。文章冠代者幾何人。僕匏繫長崎。如坐井觀天。以蠡挹海。惟祈明教之至。若滚

衣之製。亦祇學聖之麁迹耳。玉藻文淺義遠。誠為難解。家禮徒成聚訟。未有定規。服深衣必冠緇布。上冒幅巾。腰束大帶。繫帶有縧垂與裳齊。屨順裳色。絇繶純綦。貴國衣服有制。恐未敢輕易改易也。

問。向所諭媽祖關帝。順未知之。抑何神哉。

答。媽祖者天妃也。專管海道之神。舟船東西洋往來。是其職司。關帝者蜀漢大將。雲長諱羽。封漢壽亭侯。曰正直公忠為神。尤顯於明

朝故薄海內外。無不尸祝二神非如異教之荒唐也。

問。衆教關帝知是爲蜀漢名將關羽也。贈帝號在何時乎。蜀中有諸葛孔明尊號不在武侯者如何

答。關帝著靈於明室明神宗萬曆皇帝。錫武安王晉爵崇隆至協天大帝諸葛孔明初薨之後。後主即謚爲忠武侯。至今未改。

問。蜀漢自古有英傑出焉。揚雄司馬氏鳴

漢家。眉山三蘇及陸游等鳴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

答。國朝有宰相之子楊升菴諱慎者。探花陳秋濤諱子壯者。或負奇才如子雲。或顯忠節於勝國。亦自有人。

問。信然也。楊升菴文集已得見之。陳秋濤之書。未得見之想。有文章著述而傳世。皇明人物。高出漢唐者。雖我外國而知之有素。如順之管見。雖不知所議。而竊聞之先

輩如薛文清蔡虛齋者。所謂君子儒。如王守仁王龍溪林子中袁了凡者。淫老佛不免三脚猫。如王世貞李夢陽李于鱗者。文章與五諧三盤相類而大不及。如徐中行茅鹿門鍾伯敬者。不過辭古人糟粕。今依先生欲質問之果如何。

答。陳秋濤亦有著述。有經濟錄。已刊行。未知國變後其書刊行否。國朝人物。如薛文清李夢陽。氣骨錚錚。足爲國家砥柱。所謂烈風勁

草。板蕩忠臣也。無愧儒者。若王陽明先事之
謀。使國家危而復安。至其先時擊劉瑾。堪爲
直臣。惜其後多坐講學一節。使天下多無限
饒舌。王龍溪雖其高第門人。何足復道。袁了
凡恬靜清和。亦其好處。全然是一老僧。何足
稱爲人物。其他或以理學名家。或以詩辭擅
聲。未足可以著稱貴國者。其中如王弇州猶
少長於數子耳。愚見如此。有當高明否。
問。富哉高論。啓發如披雲仰日。所謂一夜

話勝十年書者也。我國當今志學者。易用朱義春秋用胡傳書用蔡傳詩用朱傳間亦有好異者。捨宋儒之說而用近世快活之說故其所辨論如長流之不可障雖然步步不由實地如順者困此弊久矣。如之何而可乎。

答。爲學當有實功。有實用不獨詩歌辭曲無益於學也。即於字句之間標新領異者未知果足爲大儒否。果有關於國家政治否。果能

變化於民風土俗否。合臺灣知其弊必不復蹈於此。果能以為學修身合而為一則蔡傳朱註胡傳儘足追蹤古聖前賢。若必欲求新則禹稷契皐陶伯益所讀何書也。

問。偶得造儒宗之門。可謂一代之面目。唯恨言語不通書不盡言。情緒多端。不能伸之。余願奉先生於東武。欲得日夜親炙。渴望渴望。

答。幼年稍嘗學問。近者荒廢廿年。謬謂儒宗

甚差聖道。台臺有情緒。欲教諭之。而言語不相通。前翰教中。問善辭命者。未知其指。不敢遽爾煩人。若僕至東武。東武才士之林。即往恐無益也。

問。退託誠爲過也。東武雖多才子。或文人或遊說。問亦志君子之學者惟多矣。雖然如先生身生仁義之國。學究聖賢之奧。何爲無益乎。小生所不解也。

答。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

不可得。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一生之大願。誠恐貴國惑於邪教。未見有真能爲聖人之學者。此事必君相極力主持之。豈一二儒生與下任微官。所能挽回氣運也。僕故不敢承命。如有其機。而故爲退托。得罪於孔子。多多矣。況僕之視貴國同爲一體。未嘗有少異於中國也。貴國惑於邪教。淪入骨髓。豈能一旦豁然。

問。明教悉矣。聖教隆替。誠在時君與時相。

方今東武。我學且行。國之牧伯。邑之宰主。多是有道之人也。有為之時也。一方之流雖浸入骨髓。而得博雅君子。相與唱我道之美。攻彼方之弊。則雖不在一朝一夕。而或十年。或七年五年。亦可以小異。況今東武有大成殿。春秋二祭不懈。彼一方之流雖饒舌。而士大夫輩無敢聞之者。唯避南蠻天主教之嫌。故其迹似尊信一方。實不及我道之行耳。

答。僕在此廿年。所聞俱謬。茲承大教。積疑釋然。果爾世道人心之大慶也。吾道之功。如布帛菽粟衣之即不寒。食之即不饑。非如彼邪道說玄說妙說得天花亂墜。千年萬年總來無一人得見。所云有悟者。亦是大家共入窠臼中。未有一句一字眞實。可惜無限聰明人。俱被他瞞却。誠可哀痛。吾道明明現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政如大路。不論上下男婦智愚賢不肖。皆可行得。舉足即有其功。賢君能

主之於上宰相能嚴之於下不至數年風俗立改若至十年王化可行何止變其風俗而已。且行之甚易。不必如禁南蠻如此之難也。

問。先生所冠所服。是貴國儒服。儒冠乎。

答。僕之冠服。終身不改。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爲郡丞郡倅。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近者虜變已來。上下無等。清濁無分。工商敢服宰相之衣。吏卒得被王公之服。無敢禁之者。無論四民。即倡優隸卒。亦

公然無忌誠可歎傷僕所服者猶是便衣至於禮衣此間不便携來亦力不能製

先生曰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言之英也非言則聖人之心亦不宜非文則聖人之言亦不傳然文須通於天下達於古今方謂之文若止一方之人自知之而已則是方言謂俍非謂之文也今貴國事事盛美而無文以達於中華則亦何能知其美且大萬一後來之治不能如今日則貴國之名永永不傳矣此君

相士君子之憂也。亦君相士君子之恥也。高明曰爲然否。

順曰。文之爲用。不可勝計。中國之文章。直寫平日言語而已。我邦文字不然。平日言語與中國大異。故作文字亦不自由。是故文才迢逸者良希。雖然朝有掌文字官。務學中國之文。其所傳者。日本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文德實錄。新國史舊事紀古事記等。皆是我邦典

籍也。方今東武亦有日次記錄。備來世而已。君相士君子。大概祖先出武隊中。昇高位。子孫世官世祿。無暇學文字。故多不滿人意。亦無如之何。

答。中國言語。自言語。文字。自文字。我朝以制義取士。士子祗以功名爲心。不務實學。故高貴之文。舉世亦無幾人。多者十餘人而已。非讀書者皆能作文也。然代不乏人耳。若云。君相起於武職。漢高祖亦起於卒伍。而今日聖

教之不墜地者。皆漢武帝表章之功。所以文章之盛。亦惟西漢爲最。僕之爲此言者。謂貴國今處極盛之時。若曰惜乎其獨少此爾。

問。本朝文粹入高覽。其文章如何。文粹有三善清行者。我邦儒者也。意見封事十篇。載在此書。

答。大槩一見耳。至三善清行者。亦失記其名。僕以台臺眞懇。故亦捐誠言之。儻務爲虛美之詞。不如此唐突矣。僕素以西蜀秦宓。晉朝

桓温丁彝事爲非豈肯身自爲之乎。直視貴國爲一體。故披瀝心膽。無少忌諱。非呂氣概爲事也。

問。沒來由國在暹羅國西。所謂身毒國歟。

答。交趾人謂白頭回回之類。謂之沒來繇。未知其字果是何如。亦未知其國果在何處。如是身毒之國。則今古之流毒者。皆其國人之所爲也。

問。阿蘭陀國通中國否。

答。和蘭在中國之西北。南蠻紅毛。三國。鼎足而居。縣海道。不縣中國。

問。中國西北有大宛匈奴等。和蘭應在西南方。

答。匈奴在西北近邊。大宛則過樓蘭車師。踰勒龜茲烏孫。縣陸路。涉廣漠。固與此有別也。

問。栢我邦今作桶葺屋者歟。

答。栢中國樹於墳墓寺觀。其材堅而美。可爲器具。及爲棺。天子黃腸即此也。所謂東園

器。

問。右北平去沙漠幾千里。金陵去北京幾千里。

答。右北平之外。即爲薊州昌平。去虜地六七十里。故有黄裏太逼胡沙之語。其去大同亦止二百餘里。其出喜峯口。牆子嶺。古北口。永平府俱不遠。金陵至北京。有二千六七百里。

問。交趾去南京幾千里。所謂臺灣。東京。安南。皆交趾之種否。交趾古五溪蠻否。

答。交趾先爲布政司。以其數反覆。宣宗皇帝棄之。貢道繇廣西南寧。幾及萬里至京。東京安南。即交趾也。臺灣爲海中一島。近福州。五溪蠻。則湖廣沅辰之峒蠻也。非交趾。

順曰。古來中國稱我邦曰倭奴。是非我邦之通號。近世入冦貴國。皆筑紫九州之人。乘亂逃逸。鈔掠沿海。遂視之爲盜賊。此不可不辨。

答。中國與貴國不通之故。皆邊吏之罪。天子

遠在萬里竟不能知其情僕久有此志。又平心夷氣絶無客氣爲梗於中儻有中興之日。僕得仗節歸朝特當奏陳其顛末。若先朝露塡溝壑則貴國之汚名永永不白。而中國之邊疆未得無事也。入寇之時。淫亂慘毒備至。加之惡名不亦宜乎。

問。貴國去我邦幾千里。交趾去日本幾千里。來日本向何方人人曰交趾在日本西南其間有幾嶋有幾山否。

答。中國去貴國水道一千六七百里。交趾去貴國八九千里。來則向東北方行。交趾故宜在西南也。其間幾嶋幾山。僕見之尚不能識。況能知其數標其名乎。

問。蕪陋文字辱一覽謝謝。未知佀為文理否。願無皮裏陽秋。而直論其非則素望足矣。

答。僕好直言故多唐突。台臺不患無學。要在清理氣脉。若使氣脉未清。未為為文之絕義

也。幸勿為罪。
問。氣脉之清。有何術而可得之。
答。別無他術。只是多讀書有來歷耳。試看從
古大方之文。佳與不佳則時有之。其氣脉則
無有不清者。又貴國之文字。多自造目填入
之行之遠方能通解否。
問。文章氣脉。蓋從時代風氣而已。唐宋元
文字。大概氣脉相同。讀過不滯就中韓柳
歐蘇周程邵朱之文為然。唯近明家諸公

文章全不相類。終日讀之。徒覺聱牙。我邦文章。多學唐宋。故與明家文章殊不同。未知先生意謂如何。

答。聱牙者。此借鄭渡呂文其淺陋者也。或一時偷取功名則有之。不可掩天下萬世之目也。至於氣脉神理自古及今未之有異。何有時代之不同。

問。貴門人省菴。雖未知其爲人。而聞人人說天性啓明。且親炙先生有日。其極致不

可易言。僕何敢望省菴拙作擬與國學書。
先生巳見之。若幸其書有稱寡君之旨。而
國學之制施行。則施教之師。想乏其人。僕
得便宜。則欲薦先生當今教授之師。其祿
足養七八口。萬一有招。則可東遊否。
答。省菴之為人。如其文。其立志。更有人不可
及者。今者欲來長崎。未奉其主。今未敢見黒
川公。是以不得來。然今年四十餘矣。台臺若
能虛心極力。日夜精進。且可過之。何遂不可

及興國學事。是國家大典。而在貴國爲更重。僕淺有望於貴國。但以僕之才德菲薄。何遽足爲貴國庠序之師。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貴國主尊意何如耳。貴國主讀書好禮。雅意欲興聖人之學。必有非常之識。亦非今日可遥度也。

問。日本上世文學大行。中世以來荒敗。神祖初受命。五六十年。略雖事文字。未有傑出之才。故學者之病。皆如先生之言。

答。漢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其表章六經實爲萬代之功。若非漢武。則聖人之學久已滅絕矣。豈宋儒所能開闢也。今貴國但患不能好聖人之學耳。果能好之。且可爲堯爲舜。何患文章之不及中國也。此爲之數年。便可見效。十年便可有成。何不試之。而徒作臨淵羨魚之歎。此言非如釋氏之捉風捕影也。

問。古人不欲封萬戶侯。而欲一識韓荊州者何也。曰。聞其所未聞。月見其所未見也。

順非敢呂古人自處者。然亦聞古人之道。喜之有曰。先生呂古人之道。敎我則爲幸。來千里之遠。而逢所未逢之人。而聞所未聞之論。所謂虛往實歸者也。不亦悅乎。今當遠行。再聞至論。亦未可知。願得拜言。呂沒身誦之幸。勿辭焉。

答。相晤兩月。中間閒濶日多。今當遠行。可勝依依。臨別贈言。君子之道。魏公子牟之言可念也。應侯英雄。猶然心醉。若在聖門顏子之

若無若虛。不可及矣。賈太傅非不有才。惟不善藏其用耳。能使少有含蓄。漢家事業。光於文帝之時。必不至漢武令平津武安開其端也。文章雖一句兩句。至長江大河。皆當從經史古文中來。必不可用土語湊泊。及自杜撰守語填塞。有此雖集千狐之腋。猶貽續貂之譏矣。

問。鄭玄云。格來也。物事也。司馬温公云。格扞也。物外物也。王陽明云。格正也。物事物

也。

答。格兼至正二義。扞字全非。扞格之格。非格物之格。

問。或人評至正二義曰。上已曰正心下何又曰正物。所謂床下架床者。此說如何。

答。床下安床。屋下閣屋。非此之謂也。若如此上已曰明明德。何下復曰致知。

問。物物理也。正物理則雖不及致知而無妨乎。

答。至正有相兼之義。非呂正物也。
問。程子曰。今日至一事明日至一事此說
僕亦不信先生謂之何。然至字義則格至
正也。物物理也。先生亦從此說否。
答。格者隨其物而格之。亦非今日至一事明
日至一事。若今日之事。關係父子君臣夫婦
又將如之何。
脩身正心。敢問其要。
答。心無邪無枉。無黨無偏。便謂之正。故大學

不言正心之功。而歷言心之不得其正。心若不在。則視聽飲食俱非矣。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既能時時在腔子裏。如何得有不正。至於脩身者。亦非如釋子修行之修。只是還其本來無欠缺之身。便是修了。

問。姊妹嫁一夫。恐無此理。舜娶之非是如何。

答。諸侯一娶九女。正不必曰不置妾媵為賢且天下之事。惟調停婦女為最難。而姊妹同

室。此之姪娣尤為難御。堯欲試其處之之道。故曰。觀厥刑于二女。天子之命。舜豈敢違。非舜欲娶之也。何疑於此。

問。雷災大行十餘年。每年自正月至十二月。無寒暑。無晝夜。有雷必有災。有災必殺人。今年五六月之交。震死者七八人。蓋執政要權之過。而天責之。則何不在其人。而在此不辜民乎。

答。聖王治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雨不破塊

風不鳴條今雷應收聲之時而反爲災甚至殺人。則陰陽變易極矣。此必時政有所闕。是在上之人。嚴加修省以回天變耳。若一人爲非而必雷以激之。是天代人君爲政矣。古今必無小人矣。小人失道自然殃及百姓無疑也。

問。以生物爲心者天也。繼天施德者聖人也。然則天無言聖人。聖人有言天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聖人不敢爲之今雷不

殺萬人之人千人之人而殺一人之人是何足畏。是何足責。請承其詳。

答。成王之時。大風拔木偃禾。不與禾有何罪。是天動威以彰周公也。今不宜殺而殺天其或者以此警戒人君與執政歟。

問。今早上公見先生謝札曰。拜登二字不能解。拜即伏拜之拜。登亦登級之登歟。謝是先生之謝而高書者何謂也。

答。拜者是既拜而登其物也。謝是謝上公禮

宜高樓中國廟堂之禮。聞字。請字。特字。俱一
樓頭。又謂之雙樓。
問。登有尊閣之義否。
答。登者升也。與左傳下拜登受之義稍異。
問。解額何謂也。
答。解試有額。或多或少。如南京每科一百四
十八名。而雲南貴州止四十餘名。
問。分署何謂也。
答。國初各省俱用中書省官治之。為平章事。

副之者曰參政乃參知政事也故曰紫薇分
署。
問。京考差何官。
答。南京爲應天差翰林太老二員順天同。浙
江江西。差大翰林一員科臣一員。
問。房考。房是齋室房局類耶。此任是何官。
答。是經房分考官。詩經六房。易經六房。書經
四房。春秋一房。禮記一房。
問。四名五名何謂也。

答。每經各取一名冠場合解元為五經魁第二名為亞魁

問。兩榜何謂也。

答。言兩次登榜也。

問。十七名何謂也。

答。十八房合會元為十八名。

問。會試廷試何謂。

答。會試在於北京中式者為會元其次十七人為會魁廷試為狀元榜眼探花

問。瓊林是林名耶。

答。言所取之士皆美玉耳。

問。內科何謂也。

答。於詔誥表之中。任意作一道。不全做文也。

問。五道謂何事。

答。策止於五篇。

問。父之姊妹何稱。

答。姊曰姑媽。妹曰姑娘。總曰姑。兄曰伯父。弟曰叔父。又曰季父。

問。父之兄弟之妻何稱。

答。父之兄妻曰伯母。弟妻曰叔母。

問姨。

答。有二。母之姊妹曰母姨。妻之姊妹曰姨。又曰季母。又曰嬸。又曰嬸娘。

問姑。

答。父之姊妹曰姑。婦謂舅之妻亦曰姑。

問舅字有外舅字。此義如何。

答。母之兄弟曰舅。母舅舅也。婦謂夫之父曰舅。

壻謂婦之父曰舅別於母舅故曰外舅。

問。韓祭十二郎云云。此十二字何數量或謂杜甫曰杜二。此二字亦同。如此數量之字。不知其義為何。

答。中國有從兄弟。再從。三從。族兄弟。宗族衆盛者。恐上下無別。故用一字曰排之謂之排行。故曰行幾。自一至百。或有百外者。杜二十二郎卽行也。

問。具慶義何謂。

答。父母俱存者曰具慶下。父母存而上有祖父祖母者曰重慶下。父存母歿者曰嚴侍下。父歿母存者曰慈侍下。父母俱歿者曰永感下。有三代俱存者曰重重慶下。然不可得也有則詫爲希世之奇矣。

問。野服之法。朱文公初製之。然世無服之者。迨羅大經時。其服已絶。纔在趙季仁處見之。先生在南京見其服否。但歷代有異乎。

答。晦翁先生言得見祖宗舊制。則非初製矣。

但明朝冠裳之製。大備於古。自有法服。故不用先代之物。而其製遂不可見耳。

問。深衣製。明朝所用如何。先生所見者。法禮記乎。法朱文公家禮乎。

答。僅見家禮耳。明朝如丘文莊亦嘗服之。然廣東遠不可見。王陽明門人亦服之。然久而不可見。家禮所言自相矛盾。成之亦不易。故須得一良工精於此者。方能爲之。

問。祭服古來有法。明朝士大夫公侯家廟

時祭。其服用何物。聖廟釋奠。有司等所服者。服其官服乎。抑別有祭服耶。

答。外祭用吉服。吉服者。緋錦繡帶。隨其官品玉犀金花。素銀花。素明角黑角之不同。內祭用素服。素服者黑也。釋奠外祭也。用吉服。世亦稱青公服爲祭服。官之高卑。俱束黑角帶但鑲者不同。內祭中。大祭時祭。亦用吉服。或錦繡。

問。大祭謂何祭乎。

答。如祭始祖祭先祖正月元日是也。
問。黒即黲素服乎。
答。審黲素色似灰色與黒色有異黲者喪服。與黒稍異黒者今日本多此色。
問。唐山有煎茶久矣。唐陸羽。陸龜蒙。盧仝。張又新等。皆有煎茶詩。宋朝有點茶詩。煎也點也。其別如何。
答。自宋已來皆用點茶所謂點茶者。點湯也水大沸恐傷茶氣先用冷水數匙入於湯中。

而淪茗則氣味倶全。故曰點茶。煎茶別自一種。如六安等茶。則久煮而後味全。故亦有煮茗之說。然煎茶點茶。世人亦互用之。不甚別也。

問。淪字義如何。六安何謂也。

答。瀹者泡也。入半湯入茶。又加湯注滿爲瀹。六安地名。產茶甚佳。能消積滯油膩。故須久煮而味足耳。

吉弘元常問曰。漢朝鄉擧里選。其法如何。

先生答曰。某人榜及第呂狀元爲主某人下及第呂考試官爲主。榜本用板爲之後世俱用大紙鄉試會試用白紙廷試用黃紙故曰黃榜上書第一甲第一名某人某處如言南直隷華亭學生習詩經是也。漢試大經十道得五爲通唐試詩宋試論策明朝第一場試四書義三篇。經義四篇二場論一首。詔誥表内科一道。判五道。三場策五道。廷試策一道。所謂舉子業也。

問。刻地字義如何。
答。刻地、猶忽地。俗曰忽地裏。
問。唱喏字義如何。
答。唱喏、所謂揖也。婦人女子之禮。謂之唱喏。
問。廣志云。成都有柚大如斗。又閩廣有一種如瓜者。日本所謂柚甚小。如何。
答。柚有紅柚白柚。紅柚者。其皮皆黃色。或黃或青。黃穰紅肉。實酢多。而甘少。味淡不佳。其大者可比二升器。穰同瓤。亦曰囊。亦曰瓣。亦

曰繭。白柚者。穰白肉鬆。味更不及紅柚。其大
者可比三四升器。

問。周尺所謂六寸四分弱。用何尺為準乎。
答。周尺今人以為今尺六寸四分弱。按文王
十尺。湯九尺。以周尺量之。則文王六尺四寸
也。如此人今猶在。何及見其書乎。然則知周
尺非今六寸四分明矣。文公家禮所謂六寸
四分弱。鈔尺也。鈔尺與今尺。不甚相遠。古文
尚書。書以八寸策。可見周尺六寸四分弱者

非也。

問。四書五經嫏嬛名義何如。

答。言娟秀也。

問。娟秀之義。言註解之美乎。所自名者非誇乎。

答。明朝四書五經。主意講說。非爲解經義。而已。皆所以爲作時文之地也。時文以艶麗娬媚爲工。故經書主意。有嫏嬛之名。非齋名。亦非人名也。

問牛有貴骨賤骨之稱。願聞其說。作脯法如何。

答。牛之前足爲肩臂臑近脊而大者爲肩中爲臂下爲臑最下爲蹄近世總謂之前腿後足爲脽膞胳近脊而大者爲脽髀及漢書之髖髀總是一物而異其名。近世總謂之後腿四蹄連皮郤下。經之所謂肆是也。脊有脡脊。有正脊。有橫脊。名雖貴而無肉。脅有代脅。有正脅。有長脅。三者之骨亦稍貴。此皆祭祀饗

燕君與君夫人及卿大夫餕有貴人取貴骨之名。諸侯賓客。豚解體解。房脊。饗宴故有此名。然殷人貴髀周人貴肩殷人質故貴髀周人文故貴肩亦無一定。至於尋常烹飪惟視其喜好無所謂貴賤也。牛耳者。諸侯盟會。最尊一人。執牛耳歃血非用以烹調也。惟全脊有之。其他俱不用作脯者。用新殺牛肉去其筋絲翳膜。切薄湛以美酒。鋪於萑箔上晒乾總謂之脯。如煎加姜桂上灑以鹽而修治者

曰服修

辻達問曰。日本佛法隆盛。名山勝區爲渠所占。葬禮多用浮圖之法。中國必異于此乎

先生答曰。中國世家大族。自禮葬其餘世俗農賈之家。隨其家業之有無。亦有斂手足形懸棺而窆者。作佛事者。俗人之習也。云是超度亡人。蚤登極樂。脫離苦厄。自愚弄無知者耳。未有浮屠氏敢挾持士紳民間短長者也。

藤井德昭問曰。刀劍弓馬鎗戟等技藝。士子所當學爲。而於心術之學。恐有害乎。

先生答曰。學者志不可雜。須言專心致志者。此也。若今日欲學何事。明日又欲學何事。其人到老不能精一藝何也。曰其志泛而心浮。且欲速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足下稟賦薄弱。恐非用武之器。且今既食厚祿。又復汲汲於他事。何爲也哉。

或問。周禮註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

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跪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又曰。儀禮賓撎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撎。明朝亦用此禮否。

答。今之命婦。入朝坤寧宮中宮。俱肅拜。蓋立而拜也。婦人以肅拜爲重。跪而拜者次之。拜中最輕之說亦非也。所謂撎者是也。所謂斂袵拜者是也。如曰肅拜止再拜。卻至如何。三肅使者。註曰手至地者亦非也。既已手至地

矣。如何言介冑之士不拜。不拜者。曰其枝拄不便屈伸也。手已至地。何又言不拜乎。既已不拜矣。何又言肅拜乎。韓厥之於齊侯。再拜稽首。獨非軍中乎。獻子豈不知禮者乎。如何言肅拜為軍中之禮。蓋儒者不達古今之禮。所見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故紛紛不能歸一耳。古樂府伸腰再拜跪。亦非誤也。古人之跪即如今人之立。跪而肅拜與立而肅拜正自相同。非有異也。今時太守。見上官兩膝跪地

其頭略俯。而肩背不動。疑肅拜相佀而亦非也。不知者遂據太守之拜。爲肅拜。豈不訛以傳訛乎。儒者之誤後人。多此類也。儒者誤後人。後人復誤後人。眞如扣盤秉籥矣。何嘗有眞見其是者乎。

或問。律曆志曰。以子穀秬黍中者二十四銖爲兩。較之日本之衡。其差若干。

答。黄鍾之管。實一千二百黍。今用二千四百黍。故曰兩。大約與日本之衡。所爽不多。

問。所謂秬黍。日本有之否。

答。日本有之。膚黑綻裂之處。微露紅黃。秬黍者。一稃二米者也。

或問令義解。

答。前人文字自佳。序表皆妙。犖然一國之制。貴國文字但中衰耳。後之有志者。自當振興之也。

或問鳧栗鴨。

答。鳧一名飛鳧。一名水鳧。一名鶩。一名野鴨。

一名水鴨。一物而異其名也。栗鴨頭及頸有赤毛。或黑或蒼黃黑。栗綠然也。亦曰溧鴨。呂溧水甚多也。亦曰鷚鴨。

或問佛手柑。

答。佛手柑。有夏生秋生之異。夏生者小而指皆舒而香。食之味辛。秋冬熟者大。其手指皆拳曲。味淡香氣微減。所示柑。比閩中所生者更大。則是土性所宜。

或問田雞紅纓鵁鶄。

答。田雞、青蛙也。亦作䵷。中食。或蒸。或爲羹。或爲臑。或醮麪煎飥如餅。俱可。

紅纓、纓騮也。呂聲牛尾。用茜草染紅。朝冠盔用作纓。旗旂旟旌亦用作纓。馬額亦用作纓。詩中白馬紅纓即此。

鶺鴒亦作鵻。雝屬。尾最短。大如班鳩。老黃色。渾身細花。善鬪。亦能鳴。作笑甚美。溪鳥也。

或問捏捏。

答。前在交趾。聞其國海邊有此種。採掇山菓

呂爲食好酒。好著紅袷。主人呂此愚而擒之。聞之唐人者亦然。然未之見也。僅見一焙乾者長可四尺。口鼻齊整。在唐山時。於嘉與崇德地方有之。一牡一牝。呂擡車籠之觀者如堵牆。然亦未之見也。亦未知自何國來。但聞夜則放出。浚溺畢則復入籠中。其後牝者物故。祗存牡者。解京耳。其時不留意於此。故未之詳問也。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批評一

批毛詩

小雅。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朱子曰龍註寵者非天子美諸侯之詩。如何註作寵字。諸侯承天子寵靈澤數下土。非龍

而何。

　批尚書三條

大禹謨。帝曰。俞允若茲。蔡註曰。舜然禹之
言。曰爲信能如此。則必有曰廣延衆論云
云。
允若茲者。言信乎其如此也。非謂信能如此
也。若加一能字。曰下意味便淺。
益曰。都帝德廣運。註曰。廣者大而無外。運
者行之不息云云。

廣運者。無一處不周偏。無一時敢怠弛。即易之所謂天行健自強不息也。即詩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也。臣下皆勸勉之辭。文氣與天之曆數在爾躬數句相倡但一正一反耳。觀下四乃字可見。如何說是諛佞。此與上文下文一氣貫穿。如何說不接連註大謬。

甘誓。有扈氏怠棄三正。註曰。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三正。但非子丑寅之三正。今謂唐虞之前當已有之。無所憑據。

批禮記四條

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孔子之喪。子思宜為喪主。而記無文。子思哭嫂為位。則子思有兄矣。孔子之喪。其兄為之喪。是何記者失之。

君復於小寢太寢。疏曰。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太祖之寢也。馮氏曰。寢所居夜之地。

云。
諸侯世世不敢居高寢。安得有復於大祖之
寢者。當以呂馮說爲是。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註知悼子晉大
夫名罃。
昭九年傳。呂爲荀盈李調爲嬖叔屠蒯杜蕢
猶是音之轉耳。荀罃卒於悼公時。非平公也。
曾子問。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註
綏字當從周禮作隋。減毀之名也。

周禮。慉祭之於妥音之同也。綏之於俀字之訛也。楚茨曰妥。曰侑。妥引禮尸曰釋之。妥之爲言安也。綏亦訓安。即曰楚茨曰綏後祿綏字釋之。亦無不可。但不若慉祭意義爲長耳。

批左傳五條

閔公二年。成季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季氏二字不可解。或者言是少子乎。此時桓公壯年。不當言是少子。左氏下筆。乃如此草率乎。

僖公二十八年。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註大誤。使問句 且視之句 病句 言病則將殺之。乃舍之。註亦不是。此段是愛其材處。束胸

見使者。是悔罪處。距躍曲踊。是知文公愛其材。而以材自見處。

襄公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八年。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

美車與相鼠茅鴟二事不當再見。美車猶可

嘲客之事。必無再見之理。況同是叔孫穆子一人乎。若穆叔果爲之、好事而陵人。亦不得爲賢矣。何如不與其食之爲愈乎。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傳。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皆非禮也。

楹宜丹耶。桷宜刻耶。則不必書。即或稍乖於禮、不過仍其舊而已。罪不在莊也。楹不宜丹耶。桷不宜刻耶。莊公何以得丹之刻之。以爲

孝耶。崇其父而薄其祖。非孝也。呂爲禮耶。隳清廟茅屋之制。開紛華靡麗之端。忘不共戴天之仇。狎閨房好合之私。非禮也。且人孰無父。父孰無子。儻子而各私其父。則父呂傳子。子呂傳孫。將無不丹之楹不刻之桷矣。典祀毋豐於昵。獨不聞先賢之大諫耶。莊公之罪大矣。且桓公弒君篡國。淫縱文姜。身死非命。其罪不可擢髮數。丹楹刻桷。愈彰其惡耳。況所娶者又仇讎之女耶。

昭公二十三年。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
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註。掩餘。吳王壽夢
子。

吳壽夢之子。長曰諸樊。立爲王矣。諸樊死。立
其弟餘祭。餘祭死。立其弟夷昧。王僚乃夷昧
之子。且爲太子。豈有以伯父且邦君之名名
其子者乎。掩餘王僚母弟。豈得是壽夢子。

批六韜四條

盈虛篇。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

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

帝堯巍巍蕩蕩也。只是如此做去。儒者定要在心體上看入細微。所以於世界上功德不曾究竟。獨不知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合微顯天人原是一體。

農器篇。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于人事。

知此可謂神於兵矣。管子全得此意。

軍畧篇。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

地。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暫留為之奈何。

問得甚好。好在周密。對得甚好。好在灑脫。

金鼓篇。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

左史倚相之敗吳。本此。吳人往返六十里。上下勞頓懈弛。楚人一往三十里。又出其不意。所以下擊取勝。

批武經節要二條

選將篇。五謹九術。

節要纂集七書故云爾。非謂五謹之後又須曰九術區別之也。五謹已極將材之選若又復之曰九術是耳目人無已時而終身不得一將矣。況九術非能精於五謹也耶。雖曰會通七書然亦有非七書所有而輯之者。大得七書爲本耳。

教平原兵篇。曰長參短。曰短參長。回軍轉陣。曰後爲前。曰前爲後。

若方圓曲直鋭教練能熟則左亦可爲前右

亦可爲前

批說死十八條

曾南豐說死序

子政曰貴戚之卿當恭顯擅朝播虐豈容坐

視至乃曰枉己詘之大不然矣獨不曰禹稷

顏子易地則皆然乎況屈平三黜而君子

不非其訐自沉而死而君子卒憐其忠子固

是非頗謬大槩可知也矣無怪乎其耷進劇

秦美新之揚雄而不疑也哉。

成湯自責致雨

成湯自責致雨。古今美談。言未已而大雨。天亦應之速矣。然六年之前。幾無孑遺矣。乃至此方自責耶。

韓武子田

君疾將革而臣子田。君已薨而猶欲卒獵而後弔六卿。無上之罪著矣。

司城子罕相宋

子罕不去南面之墻、而通西鄰之潦。又專宋國之刑戮。則又一田常矣。

翟黄對田子方

魏爲畢公高之後。畢原酆郇則文王之昭也。畢萬佐晉獻公有功。始封於魏。其孫魏犨。始邑縣爲姓。武子之孫魏絳。絳之子舒及曼多爲卿。舒之餘子戊。爲梗陽大夫。及文侯魏斯。始三分晉室。而爲諸侯。無有氏公孫者。季成安得氏公孫。或有稱公季成者。其祖非諸侯。

必無稱公孫之理。子政誤矣。此書膾炙人口
然撰述之際。多有改竄原文殊似無味。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
陳氏爲之則以竊國晏子爲之適以佐君。其
中之故可思。
　晉襄公薨趙宣子議立君。
如此則須知所以定國是植國本。宣子於斯
漫無主張。故卒及於難惜哉忠而不豫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

此章乃著書者欲揚桓公之善而不知其背於理也。燕之隣境。一爲齊。一爲中山。若燕君入中山之境。以逆桓公。固不容割中山以與燕。若入齊之境。以逆桓公。此又古今必無之事。著書失實。故曰文勝質則史。無足怪也。惜乎此書垂二千年。未有一人拈出者。又曰。割所至之地。以飾出境之非。是猶封唐叔以實戯言之失。均非至當不易之論。

魏文侯見翟黄踞堂而與之言。

然乎哉。汲黯獨非官而受祿者乎。果若此言。將率天下而出於無用之路也。

楚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諸御己入諫。曰。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云云莊王賢主也。有是理乎。即不賢也。有因一臺而殺諫臣七十二人者乎。魯昭公不用子家羈。以至奔亡客死。或陳亦有之耶。於越入吳。

在春秋之終楚莊王時未有此事莊王當魯之文公越滅呉在哀公二十二年曹亡在哀公八年語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僖負羈乃桓莊閔僖間人去曹亡且二百年悉皆牽強成文謂劉向校書天祿廣博淵深耶

太宰嚭譖呉子胥

宰嚭之言何等有理可聽今人乃看伯嚭是一花臉所以伯嚭之不絶於世也

申旗對秦昭王

汾水絳水二句。亦在肘履之下。乃韓魏意中語。大有情致。若出之智伯之口。便無味矣。智伯不若是淺也。子政著書。已曉庸主。特故爲顯淺耳。

魏趙倉唐爲太子擊使于文侯

趙倉唐與頴考叔同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謂斯與。父子君臣。俱善讀詩。恐今日詩人。未必有此。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見之。使者辭可聽。然無此事。果若此則史鰌不必尸諫矣。

晉太史屠餘對周威公

晉平公之臣。有屠餘。又有師曠。皆能先見興亡之故。而卒至於敗。用賢可不堅乎。又曰。用人行政宜足已。回天矣。而終不免於身後必有故已。屠餘不明言。而威公又不知深求。惜哉。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見之。使臣識見庸常。又不精細。其國必不能寧也。國寧如何可伐。莊王見識。却高一籌。

越破吳。請師於楚。左史倚相進計莊王。左史倚相。當靈平之際。且越破吳而分吳地。豈是莊王之時。

田單與師十萬將呂攻翟。魯仲連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

將軍二句。一本無之字必字。則語氣婉而壯。

冷而有致。加一必字。突而反弱矣。

孔子觀於呂梁

此非夫子之言。且文義有大不通者。而讀者不察耳。非不察也。不能察也。

批新序二十條

楚昭奚恤對秦使者。稱令尹子西司馬子反之賢。

令尹之職。不止於是。子西之賢。亦不止於是。司馬子反喪師辱國。好酒而殞其身。恐未得

爲楚國之寶臣。

摴里子公孫子。讒芈茂於秦昭王。芈茂卒奔齊。

呂芈茂之周至。昭王之賢明而卒爲呂讒敗。又何怪乎夫差燕惠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全書委婉辨折。曲盡一民之妙。魏齊秦武卒彍騎及霸王之兵。衡量稍確。其五權三至五無曠。彷彿太公而越軼孫吳矣。可惜一䆁刪

抹。

趙襄子率師伐趙之中牟。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均是物也。襄子成則人誦之。宋襄敗則人非之。天下事孰不以成敗論也。意者中牟力竭財殫。襄子但玩弄之。以收民心耳。亦猶孔明之於南蠻攻心為上也。不然亦未見其可萬

一城完不降而諸侯之救至襄子亦何以善其後乎。又曰。中牟在太梁之南滎澤之東如何越魏而屬趙或者別有古中牟也。若中山則越趙屬魏亦未可知。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以迎莊王。君臣敵國。各各說得有理。鄭之不失其國而楚之霸諸侯也。不亦宜乎。

莊王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云云。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

也。百姓何罪。乃退師呂軼晋冠。亦是歸師勿遏之旨。只是説得好聽做得冠冕。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司城子罕亡而子韋不從其復也。猶謂是子韋遺德餘教。其賢可知也。移相移民移歳恐非君子之言。雖然或姑爲是呂試景公。未可知也。

荊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云云。武

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荊山
中。三日三夜。
楚共王爲莊王之子。去武王六世百有餘年。
卞和尚在。泣盡而從之以血乎。子政博學多
才。乃草率至此。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
操鍤入曰云云。
劉貢父止王安石田梁山湖說本此。其恢諧
與此絶同。

齊景公飮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禮非晏子之家禮景公猶不敢公言去之。而且請去。然則景公猶有可爲也。若今人便以朝服而至。爲可厭可惡矣。

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

子罕非能損己以益百姓。只是不以己之貴而加諸其隣耳。當時便稱仁賢居上位者。一擧一動。誠不可不愼也。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

王祥　王覽事甚類此。故幸則爲祥覽。不幸則爲伋壽。瑯琊歷世以大。又何福之隆歟。而衛則遂有戎狄之禍。非文公大帛之冠以弘其

累衢幾不血食矣禍水之於人國也如斯戒之哉。

秦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

屈原忠而被放放而復用既用而又不聽既不聽而又復放。至誠爲國百折不磨而上官大夫令尹子蘭之屬。既誤於前復用於後闇主佞臣。絹繆固結。亂亡相尋如此。貴賤親疎

內外結成一黨。世亦有不亡之理乎。

晉屠岸賈爲司寇。欲討靈公之賊。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宣孟之世德而絕其祀。不可謂孝。萬一其妻所生非男。又將若之何。韓厥能力任。曰。亡而朔不亡。非也。程嬰已立趙孤報屠岸賈矣。可曰死可曰無死。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爲嚴刑峻法。召衛鞅、甘龍、杜摯議之。

校此二策。甘龍杜摯自然不如商鞅。張儀之議。自然不如司馬錯。今人因後來不善。一槩抹殺。且舉商鞅車裂爲證。何異矮人觀場。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張儀之謀。止說得皮面上一層。司馬錯便酌量時勢。深中肯綮。

酈食其說漢王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

此時敖倉却不比隋世。如何得天下轉輸乃

有藏粟甚多如　曰秦人漕轉秦之得天下不久況都關中必無積粟於成皐之理雖千古相傳瑜獨疑之

張良論酈食其請立六國後

立六國後是當時習套惟留侯能脫套耳初看此傳甚可笑可厭然究究欲佀此時君臣皆不讀書聞此等語便足矜爲新奇豈復有辨其非是者絶佀村學究抵掌談說於甲叟漁父之前光景第八段　却有理

張良迎四皓呂安太子

所呂迎四皓者。本爲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今乃居二年嘗爲太子畫策矣。而未見之於上。其中自有妙用。亦如安陵纏之俟時也

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一歌慘刻少恩。骨肉乃猶如此。釀成人彘之禍。將誰咎哉。

批資治通鑑三十六條

漢成帝紀。趙昭儀居昭陽宮。壁帶往往爲

黃金釭函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註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壁明珠翠羽耳。

壁帶以木橫施於壁之腰如人束帶然。故謂之壁帶釭者隨其壁與珠之大小方員而爲之緣納珠壁於內而裝於壁帶之中函者含也。嵌也。在釭爲含在木爲嵌函藍田壁明珠

爲句。翠羽二字屬下。服晉註全非。小顏曰翠羽二字連讀之。甚無解。三者皆名士。而此爲小物。何紛紛舛錯如此。壁帶所曰擺畫兩端爲綻。勝一端入枘於鑿。一端開口受枘。余雅不欲批註。今見其大爲訛謬。故偶及之。

光武紀。壽張恭侯樊宏薨。遺令薄葬。無所用。

壽張侯。棺柩一藏。不宜復見。余心與之同。而事異。有爲也。

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三老服都紵大袍。雒陽雖爲土中。然寒暑異甚。北平十月便已戰瘃。豈能服紵。紵至秋即卷縮。中州人夏月尚絺服之。豈有十月可爲禮衣。絲麻不可績有僞爲羅綈者。而不可呂爲布。今之紵絲。尊官呂爲禮服。然非麻也。意者都紵即此歟。蜀有都布。又按晉元帝紀。太極殿廣室。帝令夏施青練帷。冬施青布。則布豈專爲麻葛紵乎。

安帝紀。楊震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而卒。需者事之患也。疎者禍之媒也。申屠嘉欲劾鼂錯。反爲所責。呂致嘔血而死。楊震具奏。須行還上之。樊豐耿寶得先爲之計。呂致飲酖道死。

獻帝紀。長沙太守孫堅死。策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堅安六已徙居於舒。非仍留壽春也。而周尚則舒之豪。周瑜又人傑也。堅死時孫策年已

十七。還葬曲阿。已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若其母爲人所拘。而默默無言。豈得謂之豪俊乎。策呂母弟託張紘。後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明年策母寄居江都也。興平元年術欲用策爲九江廬江太守。而不果。然善用兵攻横江當利牛渚秣陵。所向無前。拔曲阿走劉繇。術已表爲殄寇矣。時已擁衆數萬人。而周瑜韓當黄蓋輩皆歸之。豈有其母爲人拘執而迫奪之者乎。總之袁術居於下流。而天下之

惡皆歸焉爾若曰編書者失於點檢前後錯亂亦不甚然。

徐庶母爲曹操所獲

按三國志有元直走馬薦諸葛之語。觀史則武侯之遇主。非單福臨別之薦也。總之獲庶母。不於此時。史特前後錯亂耳。今按裴松之註。單福徐庶初時姓名。

孫權撫周瑜背曰。卿能辨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

誠決二字不可解。當是誠快之誤。若作誠決則下邂逅不如意說不去。下孤當與孟德決之。則背城借一之謂也。

魏明帝紀。漢諸葛亮出師表。此臣之未解一也。註解讀曰懈。

六未解。炤上議者謂爲非計。炤下難平者。事難可逆料。明明是解釋分解等解字。如何註作懈怠懈字。穿鑿甚矣。

景初二年。詔免燕王宇等。㠯曹爽爲大將

軍。

曹眞卒於太和五年三月。至景初三年正月首尾十年。曹眞以邵陵侯爲大司馬。統大兵與漢相距。時爲魏重臣大將。曹爽嗣之。九年不書。至景初二年十二月。方書武衛將軍。與燕王宇等對輔政。倏忽間免燕王宇官。而爽爲大將軍。中間必有脫誤。然此乃爽懿大關係處。不應脫誤至此。將有所諱而故削之耶。温公殊欠點撿。

晋武帝紀。太常博士秦秀議賈充謚曰。昔
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
註公羊傳曰。取後於莒也。莒女有爲鄫夫
人者。立其出也。

鄫養外孫。是鄫女爲莒夫人。公羊傳莒女爲
鄫夫人。則非外孫矣。

惠帝紀。嵆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
嵆紹朝服從征耶。抑帝敗績紹下馬服朝服
而登輦耶。作史者須更留心。此擾攘崩衝之

地。非雍容揖遜之場也。

元帝紀。僕射周顗曰。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

狼抗。呉下方言也。物之虛大而不堅緻牢實者。曰狼抗。至今猶有是言。狼狼抗抗。顗河南人。學方言。故如此。意謂王敦虛恢好大。本無實用。故不知進退也。

孝武紀。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

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作史者胡說。如小兒子戲談。軍機捷報。敗則務為掩覆。以安人心。勝則張皇震耀。揚旌飛羽。縱安石有此雅量。亦不得徐徐如此。過戶限折屐。曷乃其當理。矯情鎮物則僞耳。作史者遽空捏造此段。以欺後人。而後人方就安石身上。評論深淺。此何異夢中說夢也。

燕遼西王慕容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

州。

慕容農少有雋才。故遼西王之賢。大著於時。及將部曲之并州。并州素之儲待。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所爲一不善。遂使民夷皆怨。一敗塗地。可不愼哉。

宋文帝紀。魏主既誅崔浩。太子晃讓高允。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之善惡。爲將來勸戒。

高允前條所對。皆人所難能。至此對則非也。

史雖直筆亦自有體亦有實隱人之惡者至於立石郊壇是豈爲史之體乎貪生畏死多致不祿高咸陽證魏史事人所難能富貴壽考乃至九十八歲可見修短非可以巧力爲也。

齊高帝紀。宋順帝禪位于齊右光祿大夫王琨攀車獺尾慟哭註獺毛可以辟塵故懸之於車。

獺尾以木爲之出於車後豈是懸以辟塵者

今角帶之後長出者爲獺尾

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註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

腰扇註不通之極外官用纖京官用扇道上則大扇入朝則小扇謂之腰扇其製皆同特小耳豈有佩之於腰而謂之腰扇者且亦非摺疊若云摺疊凡扇皆然何煩註釋

明帝紀魏詔淮北之人註淮北已屬魏故詔不得侵掠其人

淮北註非是。乃禁淮北之人不得侵掠邊境也。以招懐江南與去年放還壽陽鍾離馬頭男女同意。若初附之人不許侵暴。此是常理何須著之史冊。且掠字加不得初附。

梁武帝紀。魏甄琛表乞弛河東鹽池禁。

堅儒以甄琛疏爲妙。若夫經國遠圖。終以彭城王勰邢巒奏爲長。但須斂散有法。使官與民好利耳。

魏長孫稚上表。以爲鹽池天產之貨。今若

廢之事同再失註前此宣武帝用甄琛之言廢鹽池稅已爲失計今又廢之是爲再失

事同再失註全非是言冀定二州常調絹不可收一失也今又廢鹽池是事同再失也稚表極妙大細濟不好名不行小惠好名行小惠不知大體敗道也

東魏徐之才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爲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高德政以白齊王洋洋

勸之受禪。

解律金夷也。妻太妃鮮卑婦也。猶識大義知首禍之人而欲殺之。趙普諸人不殺死。亦應羞死。又曰。可惜楊愔家世孝弟馴謹。乃亦首爲亂賊鑿其目而殺其身。宜哉。世間最敗人家國毀人德行。都是天文圖讖等人。

陳文帝紀。齊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註晉陽并州。故曰并省。

并省註大不通。并州之并去聲。此并平聲。乃

共字之義。如同平章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同簽樞密院事。樞密副使之類。若常山王演身爲錄尚書。而又以并省。假湛是自樹敵也。演豈肯爲之。此時方同舟共濟。故以副錄餌之耳。此處與別處并省不同。觀後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自見省。乃省察之省。非臺省之省。

唐高祖紀。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

棄之臣竊憤恨。

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此何等大關係。舉而棄之之下。政當暢言利害直呂臣竊憤恨二字結上氣象索然。殊非興王之語。且其時謀臣策士健將。皆在秦王所統。其上表乃爾耶。

太宗貞觀十三年。車駕謁獻陵。

瑜素疑享廟之禮非是。設尊酌酒之儀粗率。然諸書皆然。豈瑜一人之言足信。今者唐謁

陵之制。此註差爲詳悉。而出入有序。則瑜言之一下徵也。又曰。中間陵與寢不分明。學者未免迷錯。瑜嘗疑文獻通考及諸書。主人主婦拜與行事。皆於階下。爲非情。故五廟圖改拜位於階上。今考唐制。拜於階下。升階拜於階上。行事俱於階上。祭畢則往階下。則孝孫祖往方。呂解惜乎著書者多草草耳。主婦立東房。何時出至階下。再訂之。

睿宗紀。上將立太子。呂宋王成器嫡長而

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之。涕泣固請者累日。

相王即位。中間纔兩日耳。何得言累日。且太子必有儀注。立太子必有事宜。累日何在。史官譽人。失實類如此。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㠯危太子。

竇懷貞即從一也。神龍二年十一月。避韋后父諱。更名從一。㠯景雲元年六月。貶濠州司

馬何時移益州長史何時復更名懷貞二年正月。已與太平公主朋結爲奸。中間纔半年耳。改名不改性。卒有溝中之戮。豈非自取之哉。語曰前爲皇后阿爺。今爲公主邑司。必非好人也。無限計謀。百般諂媚。爲宰相爲侍中幾時耳。遂戮於溝中。而臭名千載不滅。果富貴足重乎。身名足重乎。

景雲二年二月。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韋湊上書曰爲故太子重俊與李

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呂避之
云云。
此月尚未葬何得稱中宗乃史官追書耳非
上書之語何不言先帝。
呂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總管琬考按
三城戍兵奏減十萬人。
戍兵之減者十萬虛聲也。其存者賞有數十
萬矣。此時張仁愿尚存恐三受降城冒餉者
未必如此之多。

玄宗紀。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敕下盧懷愼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彝章。爲奴請五品。實亂綱紀。不可許。玄宗從之

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果有殊功。所宜從請。若爲虛冒。國有憲章。

肅宗紀。顏眞卿以堂邑之功讓賀蘭進明克讓自是美事。然此乃必不可讓者。此時平原清河。獨能奮其忠義。發憤以期滅賊有功

必賞。有罪必誅。則忠勇奮發。遠近聞風而起。
尊公。乃慕小善而讓功于未嘗合兵之人。人
解體矣。貞小不忍亂大謀也。此在賢者猶不
可。況進明不肖之尤者乎。

德宗紀。段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
者追韓旻。旻至駱驛得符而還。

史書多兒戲語。千古俱無人看。皆可怪。建中
元年。段秀實既以司農卿久廢。此時之司農
卿乃郭曙也。建中元年。楊炎嫉段秀實徵爲

司農卿。此亦未嘗以司農事務煩秀實權攝何從得有司農印而倒用之一也。韓旻既還追使現在。既是司農卿。如何得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及秀實等二也。

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

發吐蕃之兵許以安西北庭之地。失算甚矣。此時宣公何在。然他日吐蕃去而德宗憂宣公以爲欣賀必非宣公始謀如此之料德宗

詭譎如此。宜乎禍亂相尋。終不能振也。
以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德宗於艱難之際。倚陸敬輿如左右手。追李長源一入。敬輿年餘不參謀議。及長源薦相又不引宣公。何故。故知二公之不協也。德宗棄宣公如敝屣。其用心可知矣。
後梁均王紀。徐知訓欲殺徐知誥。註楊渥徐知訓之于知誥。皆知所惡者也。
徐溫篡竊而知誥亦篡竊遇而已矣。且以知

訓之暴甚於桀紂知訓不誅徐氏。且覆其宗知誥得之不猶愈於他乎。何謂知訓知所惡也。此註乃頗謬如此。按楊渥被弑於開平二年。亡已十一年矣。此時乃隆演非渥也。

後晉齊王紀。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賞之甚薄。

林仁翰之討賊既非其職。又不量力而自委忠勇奮發。卒能殺賊立功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仁翰有焉。閩主賞之甚薄又未嘗

自言其功。又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曰拒唐而毫無怨言怨色。此在君子或難之。誰謂叔世必無人品哉。

後周太祖紀。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大赦改元。

踰年改元禮也。凡改元者。先於八月九月定議宣布天下。十月朔須來歲之曆。即曰新號施行。間有不同者。變也。周太祖曰正月十七日殂。世宗曰二十一日登極。其稱顯德元年

者是已。何以次年不改元。或者顯德乃世宗所改之號乎。非禮也。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終